

歸田詩話序

古詩三百篇孔子取思無邪一言以蓋之夫思無邪者誠也人能以誠誦詩則善惡皆有益學詩之要豈有外於誠乎余觀歷代工詩者在漢魏晉則有曹劉陶謝輩在唐則有李杜柳岑輩在宋則有歐蘇黃陳輩在元則有虞楊揭范輩諸賢詩刊行久固足以爲後學法矣余同鄉宗吉瞿先生蚤以明經薦筮仕於仁和臨安宜陽三邑庠陞國子助教文名播於篇章膾炙人口舊矣復陞藩府長史克勝輔導之任無何居閒寓金臺太師英

國張公延爲西賓甚加禮貌先生不以夷險易心暇日則篤嗜評古人篇什取其旨趣微妙者著之及觸景動情形於吟詠以自遣者亦錄之凡百二十條析而爲上中下三卷目曰歸田詩話錄先生自述其事并諸首一日其姪德恭暨弟德宣德潤共圖鏤梓持以示余展玩再四不能釋手觀諸錄中所載先生誦少陵詩則有識大體之稱誦太白詩則有大胸次之美誦唐人採蓮詩則美其用意之妙誦晦菴感興詩則知其闢異端之害誦東野詩而服前人窮苦終身之論誦晏元獻詩則歎

斯人富貴氣象之豪及見前人林景熙詠陸秀夫詩而知表殉國之忠詠家鉉翁詩而知表持身之節以至錄自己香奩八詠之詩和他人西湖竹枝之作并雜述之類無遺非先生以誠而得古人作詩之要蘊蓄之久安能記之詳而評之當哉殆與宋儒輔氏讀國風凱風篇而引文王姜里操以爲證朱文公註小雅大東篇而歎非老於文墨者有不能默契之妙其致一也先生苟以夷險殊塗一動其心則困苦抑鬱之不暇安能肆情於風月而評前人之述作乎余恨生晚不得侍函丈以聆

其緒論爲慊姑書是於先生自序之次時

成化二年歲次丙戌冬十月穀旦賜進士前翰林院庶
吉士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浙江辛卯解元八十翁
錢唐木訥書

歸田詩話序

錢唐瞿存齋公著歸田詩話三卷蓋述其師友之所言
論宦遊四方之所習聞而有關於詩道者自序其端藏
之於家久矣其姪德恭德宜德潤共謀刻梓以傳德恭
之子中書舍人廷用求余一言志之公生長多賢之里
山川奇詭秀麗之州而又嗜好問學取諸外以充於內
者多矣旣壯而仕歷仁和臨安宜陽三庠訓導陞國子
助教親藩長史皆清秩也因得以溫煥舊學其所造詣
尤深時時發爲詩歌寄興高遠世謂詩必窮而後工豈

信然哉及謫居塞外羈窮困約之中吟詠不廢晚歲歸
休故里自顧其才無復施用於世乃益肆情於詩以自
娛逸於清湖秀嶺烟雲出沒杳靄之間浩然與古之達
者同歸間錄是卷謂將時加披覽如見師友聆其訓誨
之勤而受其勸勉之益於此見公之問學自脩老而彌
篤非尋常淺學輒矜持其所有者爲可及也余觀卷中
所載如謂陸秀夫殉國家鉉翁持節汪水雲賜還實足
以媿姦臣壯義士豈獨娛戲風月以資人之笑談而已
哉故爲之序

成化三年四月二十又九日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兼
經筵官同脩國史莆田柯潛序

存齋詩話小序

錢塘存齋瞿先生宗吉在國初時著詩話三卷大畧似
野史有抑揚可法之旨非汙漫無稽之詞久成全梓或
取而觀之可資多識特其名號近於訂頑砭愚起爭端
之謂不若直謂之存齋詩話也昔范文正見片文隻字
有關世道不忍輕棄況此其全編乎予不敏敢以正于
詩壇君子

弘治庚申冬賜進士知錢塘縣事安成胡道識

歸田詩話自序

予久羈山後心倦神疲舊學荒蕪不復經理每閒居默坐追念少日篤於吟事在鄉里侍尊長遊湖山及勝冠以來結朋儔入場屋迨尸教席登仕途至履患難謫塞垣少而壯壯而老日邁月征駸駸晚境而呻吟佔畢猶不能輟平日耳有所聞目有所見及簡編之所紀載師友之所談論尚歷歷胸臆間十已忘其五六誠恐久而併失之也因筆錄其有關於詩道者得百有二十條析爲上中下三卷目曰歸田詩話置几案間時加披覽宛

然如見長上而接師友聆其訓誨之勤而受其勸勉之
益也不覺忻然而喜喜極而悲悲而掩卷墮淚者屢矣
昔歐陽文忠公致仕後著歸田錄敘在朝舊事謂追想
玉堂如在天上今予老與農圃爲徒亦竊歸田之號雖
若僭妄然輟耕壟上箕踞桑陰與涼竹簟之暑風曝茅
簷之晴日以求一息之快地位雖殊而心事則無異也
知我者見此或能爲之一慨云

洪熙乙巳中秋日存齋瞿佑序

龍威秘書三集

歷代詩話八種

第七冊

歸田詩話

明瞿祐



歸田詩話上卷

錢塘瞿佑宗吉著

鄉飲用古詩

古詩三百篇皆可弦歌以爲樂除施於朝廷宗廟者不可其餘固上下得通用也洪武間予參臨安教職宰縣王謙北方老儒也歲終行鄉飲酒禮選諸生少俊者十人習歌鹿鳴等篇吹笙撫琴以調其音節至日就講堂設宴席地而歌之器用罍爵執事擇吏卒巾服潔淨者賓主懽醉父老歎息稱頌儼然有古風後遂以爲常凡

宴飲則用之如會友則歌伐木勞農則歌南山號新居
則歌斯干送從役則歌無衣待使役則歌皇華之類一
不用世俗伎樂識者是之

唐三體詩序

方虛谷序唐三體詩云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此詩之體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可以
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此詩之用也聖人之論詩如此後世之論詩不
容易矣後世之學詩者捨此而他求可乎近世永嘉葉

正則水心倡爲晚唐體之說於是四靈詩江湖宗之而宋亦晚矣聖人之論詩不暇講矣而漢魏晉以來河梁柏梁曹劉陶謝俱廢矣又有所謂汶陽周伯弼者三體法專爲四韻五七言小律詩設以爲有一詩之法有一句之法有一字之法止於此三法而江湖無詩人矣唐詩前以李杜後以韓柳爲最姚合而下君子不取焉宋詩以歐蘇黃陳爲第一渡江以後放翁石湖諸賢詩皆當深翫熟觀體認變化雖然以吾朱文公之學而較之則又有向上工夫而文公詩未易可窺測也近高安沙

門至天隱乃大魁姚公勉之猶子聰達博瞻禪熟詩熟
又從而註伯弼所集之詩一山魁上人回之方外友也
將磧砂南峯袁公之命俾回爲序以弁其端云大德九
年乙巳九月紫陽山虛叟方回序按此序議論甚正識
見甚廣而於周伯弼所集三體詩則深寓不滿之意書
坊所刻皆不載而獨取裴季昌序近見唐孟高補寫三
體詩一帙書此序於卷首故特全錄於此與篤於吟事
者共詳參之

少陵識大體

老杜詩識君臣上下如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
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
代看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上哥舒開府
及韋左相長篇雖極稱贊翰與見素然必曰君王自神
武駕馭必英雄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可謂知大體
矣太白作上皇西巡歌永王東巡歌略無上下之分二
公雖齊名見趣不同如此

太白胸次

太白詩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

洞庭秋是甚胸次少陵亦云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
然無許大胸次也洪武間錢塘宰鄭桂芳歙之黟縣人
能詩而好客醉後每誦大白此四句又誦李適之詩避
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亦足
以見其襟抱不凡也桂芳有詩數百首號樂清軒集府
教徐大章爲之序云

黃鶴樓

崔顥題黃鶴樓太白過之不更作時人有眼前有景道
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譏及登鳳凰臺作詩可謂十